

悲惨世界

外国文学卷

雨果著
(法)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主 编 韩作黎
●副主编 赵惠中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二)



428
16
:2
C-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文学卷

悲 惨 世 界

64B-3
(二)

[法] 雨 果 著

秦建远 译

有
5
本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惨世界/(法)雨果著;秦建远译. -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7. 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 外国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80101-816-8/G·683

I. 悲… II. ①雨… ②秦…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992 号

悲惨世界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620.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 1 - 5100 套

ISBN7-80101-816-8/G·683

定价: 618.00 元 (全套共 116 册)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文学卷

基度山伯爵

童年

鲁滨逊漂流记

在人间

唐·吉珂德

我的大学

老人与海

红与黑

悲惨世界

简·爱

少年维特的烦恼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八

“爱同饭店比蓬巴达酒家好。”瑟芬叫着说。

“我喜欢蓬巴达胜过爱同，”勃拉什维尔说，“这里更豪华些，有些亚洲味儿。你们看下面的那间大厅，四面墙上都有镜子。”

“我可只注意吃的东西。”宠儿说。

勃拉什维尔一再坚持说：

“你们瞧这些刀子。在蓬巴达酒家里刀柄是银的，在爱同店里是骨头的。银子当然比骨头贵重些。”

“对那些装了银下巴的人来说，他们情愿要骨头下巴。”多罗米埃说。

这时他从蓬巴达的窗口望着残废军人院的圆屋顶。

大家安静下来。

“多罗米埃，”法梅依叫道，“刚才李士多里和我辩论了一番。”

“辩论固然好，但相骂更有意思。”多罗米埃回答。

“我们在辩论哲学问题。”

“哼。”

“你喜欢笛卡儿还是斯宾诺莎?”

“我喜欢唱歌的德佐吉埃。”多罗米埃说。

下了那断语以后,他又喝酒,接着说:

“活在世上,我是同意的。世界上并不是一切都完蛋了,既然我们还可以胡思乱想。就应当感谢永生的众神。我们会说谎,但我们也会发笑,我们一面肯定,但我们一面也怀疑。三段论里也常出岔子。有趣,这世上总是还有一些人能洋洋得意地拿出一些特别玩意儿。诸位女士,你们知道吗?你们安安静静喝着的那些东西是从马德拉来的酒。是古拉尔·达·弗莱拉斯地方的产品,那里超出海面 317 个脱阿斯! 喝酒时你们应当注意这 317 个脱阿斯! 而那位漂亮的饭店老板篷巴达凭着这 317 个脱阿斯,却只卖你们 4 法郎 50 生丁!”

法梅依重行把话打断了:

“多罗米埃,你的意见等于法律。你最欣赏的作家是谁?”

“贝尔……。”

“是贝尔坎!”

“不对,贝尔舒。”

多罗米埃又接下去说:

“光荣属于蓬巴达! 假使这里有一个埃及舞或一个希腊名妓,它就更美了。可惜世界永远是老一套,绝没有什么新东西。在造物主的创作里,再也没有什么未发表的东西,所罗门

说过：‘在太阳下面没有新奇的事物。’维吉尔也说过：‘各人的爱全是一样的。’今天的男学生和女学生走上圣克鲁的篷船，正和从前亚斯巴昔和伯利克里乘舰队去萨摩斯一样。”

当时有一匹马倒在河沿上，才使那辆车子和这位高谈阔论者都一齐停下来了。一匹又老又瘦只配送给屠夫的博斯母马，拉着一辆很重的车子。那头精疲力竭的牲口走到蓬巴达的门前，就不肯再走了。这件意外的事引来不少观众。车夫边骂边举起鞭子，对准目标，狠狠一鞭下去。同时嘴里骂着“贱畜牲”时，那匹老马已倒在地上死去了，在行人轰动声中多罗米埃的那些愉快的听众全转头去看，多罗米埃趁这机会念了这样一节忧伤的诗来结束他的演讲：

在这世界上，
小车和大车，
命运都一样；
它是匹劣马，
活得像老狗，
所以和其他劣马一样。

“怪可怜的马。”芳汀叹着说。

于是大丽叫起来了：

“你们瞧芳汀，她为那马叫屈了！竟有这样愚蠢的人！”

这的宠儿交叉起两条胳膊，仰着头，定睛望着多罗米埃说：

“够了够了！还有那古怪玩意儿呢？”

“对呵。时候已经到了，”多罗米埃回答说，“诸位先生，送给各位女士一件古怪玩意儿的时候已经到了。诸位女士，请等一会儿。”

“先亲一个嘴。”勃拉维尔说。

“亲额。”多罗米埃加上一句。

每个人在他情妇的额上郑重地吻了一下，4个男人顺序而出，都把一个手指放在嘴上。

宠儿鼓着掌，送他们出去。

“这已经很有意思了。”她说。

“不要去得太久了，”芳汀低声说，“我们等着你们呢。”

九

那几位姑娘独自留下，两个两个地伏在窗子边上闲谈，伸着头，隔窗说着话。

她们看见那些年轻人挽着手走出篷巴达酒家。他们回头笑嘻嘻对着她们挥了挥手，便消失在爱丽舍广场惯有的星期日的烟尘与人群中去了。

“不要去得太久了!”芳汀喊着说。

“他们预备带什么玩意儿回来给我们呢?”瑟芬说。

“那一定是些好看的东西。”大丽说。

“我呢,”宠儿说,“我希望那些东西是金的。”

她们从那些大树的树枝之间望着水边,觉得也很有趣,不久就把那事忘记了。那正是邮车和公共马车起程的时刻。当时到南部和西部去的客货车,几乎全要走过爱丽舍广场,顺着河沿,经过巴喜便门。每隔一分钟,就会有一辆刷了黄漆和黑漆的大车,载着沉重的东西驶过,马蹄铁链响成一片,箱子、筐子、提包堆到不成样子,车子里挤得满满的,一眨眼全都走了,马蹄碾踏着街心,疯狂地穿过人群,路面上的石块都成了隄石,尘灰滚滚,就好像是从炼铁炉里冒出的火星和浓烟。几位姑娘见了那种热闹场面大为兴奋,宠儿喊着说:

“多么热闹!就像一堆堆铁链在飞着。”

一次,她们仿佛看见有辆车子(由于榆树的枝叶过于浓密。她们看不大清楚)停了一下,随即又飞跑去了。这事惊动了芳汀。

“这真奇怪!”她说。“我还以为公共客车从不停的呢。”

宠儿耸了耸肩。

“这个芳汀真特别,我刚才故意望着她。就连最简单的事她也要大惊小怪。假如我是个旅客,我关照公共客车说:‘我要到前面去一下,您经过河沿时让我上车。’客车来了看见我,

就会停下来，让我上去。’每天都有这样的事。你太脱离现实生活了。我亲爱的。”

过了一些时候，宠儿忽然一动，仿佛一个从梦中惊醒的人。

“喂，”她说，“他们要送我们的古怪玩意儿呢？”“是呀，就是啊，”大丽接着说，“那闹了半天的古怪玩意儿呢？”

“他们耽搁得太久了！”芳汀说。

芳汀正叹完这口气，伺候晚餐的那个招待走进来手里捏着一件东西，好像是封信。

“这是什么？”宠儿问。

招待回答说：

“这是那几位先生留给太太们的一张条子。

“为什么没有马上送来？”

“因为那些先生们吩咐过的，”招待接着说，“要过了一个钟头以后才交给这几位太太。”

宠儿从那招待手里把那张纸夺过来。那确是一封信。

“奇怪，”她说，“没有收信人的姓名，但有几个字写在上面：

这就是古怪玩意儿。

她急忙把信拆开，打开来念（她识字）：

呵，我们的情妇！

你们应当知道，我们是有双亲的人，双亲，这是你们不大知道的。在幼稚而诚实的民法里，那叫做父亲和母亲，那些亲人，长者，慈祥的老公公，慈祥的老婆婆，他们老叫苦，老想看看我们，说我们是浪子，时刻盼望我们回去，并且要为我们宰牛宰羊，我们现在要服从他们。因为我们是具有品德的人。你们念这封信时，5匹快马已把我们送还给我们的爸爸妈妈了。正如博须埃所说，我们拆台了，我们走了，我们已经走了。我们逃了。去图卢兹的公共客车已把我们 from 陷阱中拔了出来。所谓陷阱，就是你们，呵，我们美丽的小姑娘！我们回到社会、责任、秩序中去了，马蹄声紧，每小时要走3法里，祖国需要我们，和旁人一样，我们要去做长官，做家长，做乡吏，做政府顾问。你们要尊敬我们。我们正在作一种牺牲。快快为我们哭一场。快快找个替身吧。假使这封信撕碎了你们的心，你们就照样报复它，把它撕碎吧。永别了。

近两年来我们曾使你们幸福，千万不要埋怨我们。

勃拉什维尔 法梅依

李士多里 多罗米埃(签字)

附告：餐费已付。

那四位姑娘面面相觑。

宠儿第一个打破沉寂。

“好呀。”她喊着说，“这玩笑确实是开得不坏。”

“很有趣。”瑟芬说。

“这一定是勃拉什维尔出的主意，”宠儿又说，“这倒使我爱他了。人不在，心头爱，人总是这样的。”

“不对，”大丽说，“一望便知。这是多罗米埃的主意。”

“既是这样，”宠儿又说，“勃拉什维尔该死，多罗米埃万岁！”

“多罗米埃万岁！”大丽和瑟芬都喊起来。

接着，她们放声大笑。

芳汀也随着大家笑。

一个钟头过后，她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哭了。我们已经说过，这是她第一次的爱。她早已如同委身于自己的丈夫一样委身于多罗米埃了，并且这可怜的姑娘已生有一个孩子。

第 四 卷

寄托有时便是断送

本世纪的最初 25 年中。在巴黎附近的孟费耶地方有一家看起来像饭店的那样的一家客店，现在已经没有了。这客店是一家名叫德纳第的夫妇在面包师巷开的。店门头上平钉一块木板。板上画的东西，仿佛是一个人，那人背上背着另一个人。那人带有将军级的金色大肩章、章上还有几颗大银星；画上还有一些代表血的红斑纹；其余部分全是烟尘，大致是要描绘战场上的情景。木板的下端有这样几个字：滑铁卢中士客寓。

一个客店门前停辆板车或小车原是件最平常的事。但在 1818 年春季的一天傍晚，在那滑铁卢中士客寓门前停着的那辆阻塞街道的大车（不如说一辆车子的残骸），却吸引了过路画家的注意。

那是半部在森林地区用来装运厚木板和树身的重型货车。它是由一条装在两个巨轮上的粗笨铁轴和一条嵌在轴上的粗笨辕木组成。整体是庞大、笨重、奇形怪状的，就像一架大炮的座子。车轮、轮边、轮心、轮轴和辕木上面都溅了一层

黄污泥浆，颇像一般人喜欢用来修饰天主堂的那种灰浆。泥浆掩盖了木头，车上的铁也到处生了锈，车轴下面，横挂着一条适合凶悍的苦役犯的粗链。那条链子不会使人想到它所捆载的巨材，却使人想到它所能驾驭的猛兽；它那模样，好像是来自监狱（巨魔和超人的监狱），或者是从一个妖怪身上解下来的。

为什么那辆重型货车的前部会停在那街心呢？首先，为了阻塞道路；其次，为了让它锈完。就像在旧社会组织中，有许许多多机构，也同样明目张胆地存在着，并没有存在的理由。

那链条中段离地很近，黄昏时有两个小女孩，一个大致2岁半，一个18个月，左右并排坐在那链条的弯处，如同坐在秋千索上，小的那个躺在大的杯中，亲亲热热地相互拥抱着。一条手帕巧妙地把她们系住，免得她们摔下。有个母亲一看见那条丑链条时，就说：“嘿！这家伙可以做我孩子们的玩意儿。”

那两个欢欢喜喜的孩子，的确也打扮得惹人喜爱，她们就像废铁中的两朵蔷薇；她们的眼睛里神气十足，鲜润的脸蛋儿笑嘻嘻的。一个的头发是栗色，另一个的是棕色。她们天真的面庞露着又高兴又害怕的神气。附近有一丛野花发出香味，人家总以为那香味是从两个孩子那里来的。那个小的，天真烂漫，露出她那赤裸裸、可爱的小肚皮。在这两个幸福无比

的、漂亮的小宝贝的顶上，是个高阔的车架，满身是锈，样子难看，纵横交错、张牙舞爪的，好像野人洞口的门拱。几步以外，有一个面目并不可爱但此刻却充满慈爱的大娘，那就是她们的母亲；她正蹲在那客店门口，用一根长绳拉荡着那两个孩子，眼睛紧紧盯着她们，唯恐发生意外。她那神气，既像猛兽又像天神，除了母亲之外，别人不会有那样的神情。那些难看的链环，每荡一次，都像发脾气似的发出一种锐利的叫来，那两个小女孩陷入了欢乐，斜阳似乎也加入这欢乐之中。一条巨魔的铁链成了小天使们的秋千，世间没有比这更有趣的事了。

母亲，一面荡着她的两个孩子，一面用一种不准确的音调哼着一首当时流行的情歌：

必须如此，一个战士……

她的歌声和她对那两个女儿的关注，使她对街上发生的事不闻不见。

当她开始唱那首情歌的第一节时，就已有人走近她身边。她忽然听见有人在她耳边说：

“大嫂，您的两个小宝宝真可爱。”

对美丽温柔的伊默琴说，

那母亲唱着情歌转过头来。

原来是个妇人站在她面前，只几步远的地方。那妇人也抱着一个孩子。

此外，她还挎着一个好像很重的随身大包袱。

那妇人的孩子简直是个小仙女。那是一个两三岁的女孩。她艳丽的衣服可以和那两个孩子比一下。她戴一顶细绸小帽。帽上有瓦朗斯花边，披一件有飘带的斗篷。裙子下边可以看见她那雪白、肥嫩、坚实的大腿。她面色红润，身体健康，着实可爱，两颊鲜艳得像苹果，叫人见了恨不得咬它一口。她的眼睛一定是很大的。一定还有非常秀丽的睫毛，我们不能再说什么，因为她正睡觉，眼睛闭着。

她睡得那么甜！只有在她那种小小年纪才能那样绝无顾虑地睡着。在母亲慈爱的胳膊中，孩子睡得怎能不甜呢？那母亲却是一付贫苦忧郁的模样，她的装束像个女工，却又露出一些农妇的迹象。她也许年轻美丽，但由于那种装束，她显得并不美。她的一绺金发露了出来。湿出她头发的丰厚，但是她用一条又丑又窄的似乎是巫婆用的头巾紧紧结在额下，把头发全遮住了。人可以在笑时露出美丽的牙齿，但是她一点也不笑。她的眼睛仿佛还略有神彩。她脸上没有血色，显得非常疲乏，像有病似的。她瞧着怀里女儿的那种神情只有亲自哺乳的母亲才会有。一条对角折的粗蓝布大手巾就是伤兵们用来擦鼻涕的那种大手巾，遮去了她的腰。她的又黑又瘦的手，生满了斑点，食指上的粗皮满是针痕，肩上披一件蓝色的粗羊毛大衣，穿着布裙袍，一双大鞋。

她就是芳汀。她的面容已经很难认了。但是仔细看去，